

三分鐘，浮夸，寄生之境 / 杨子强

香醇的红酒在光影的摇晃中愈发诱人。晶莹的玻璃酒杯挡不住嘴角间的笑意，勾褪去所有的疏离感。轻啜当下的桃红，或嫣红的嘴唇，是一种美丽的态度。没有言语，却仿佛在述说着什么，这是一场夜宴的开始。一个个在轻柔灯光下愈发酥白的双肩，衬托着有个性但不张扬的锁骨，适度的呈现着一种庄重的性感。得体的，轻柔薄纱围巾，展现出飘动美好的体态氛围，也稍微抗拒了室内空调的低温侵袭。已经许久没出席开幕场合了，还是得稍微打点一下自己。

不愿太刻意，或是不愿让旁人觉得是下了心思的。太张扬，容易落入庸俗之列，还是那几款混搭的黑色套装。简朴中不可多得的料子，淡雅中细致尽显的剪裁，再加上在这样的年龄下花心思维持的身段，稍长但梳理整齐的黑中染灰的头发，是需要凸显的一种知性成熟感。当身着全黑工作服的年轻侍应生们托着让人禁不住晕眩的，装着红酒的酒杯经过时，无论再多么的不经意，有眼光的，就一定能在两方交会之际，观察到细微，但绝对不会错过的格调对比。那是一种内敛，淡雅笃定的气质，却又品味尽显的划过每一个明亮的黑色瞳孔里，那个永恒的黑。

暗哑的黑色菜单上印製著一行閃亮的黑色字體，「安迪沃霍爾的三分鐘」。特备的晚宴点心以沃霍爾的罐頭作品系列作為主題，精心選用了在地即食食品 and 罐頭食品作為料理基底，再佐以頂級的食材加以提味點綴。以獨特的切入角度，重新在這日常大眾的美味中，帶出一種似曾熟悉，但層次更高的味蕾感動。晶瑩剔透的高腳酒杯盛著一小撮快熟麵條和些許調味包所沖泡的熱湯，綴點上一小丁鵝肝，再搭配上顆酒漬櫻桃。一卷圓潤的米粉條如白蛇般盤結在藍幻生蚝殼內，在其之上，安置了一顆鑲在稍微剖開的鵝蛋之間的鮮蛤，再塗上一抹濃郁的蝦米辣味醬汁。酥脆的洋芋片上，有着一小截裁切成圓筒形的罐頭沙丁魚塊，淋上用鮮美的切絲帶子加以調味的主角湯料，「坎貝爾番茄醬」，再撒上些蔥絲，格外的動人。新鮮的梅林牌午餐肉切塊和卷曲的黃瓜片，加上嵌在兩片香味四溢的蜜汁肉干之間的，一小薄片味道獨特的冰島發酵鯊魚肉，以精緻的牙籤串熏而成。最後的甜點是輕薄的麻醉喉糖衣內包裹著酌量的紅酒，適于在結束用餐後清一清味蕾。獨到的料理構思隱喻，細膩的帶出當晚的當代主題展精神。在未來，每個人品味成名只需要即食快速的三分鐘，也以三分鐘的速度消逝和被遺忘。

远处的人群，开始躁动着。四个黑影，如鬼魅般在人群里游荡。没有表情细节的影子面孔，像四个感情要好的贵妇姐妹淘般，正在品味着现场的，因为「她们」的出现，而不断扩散如涟漪般的骚动。有形无质的倩影，宛如含蓄简约的剪影，那么婀娜多姿，却无法被窥看到的其内在的美丽样貌。似乎矜持着的仪态风度，也藏匿不住其原始姿态，仿佛轻柔婉约，却丝毫无法加以掩饰的宣告着，此刻，「我们」正占据着你脑中的意识海，静静的浮潜在那波涛汹涌中，不好意思哟！耳中，仿佛正萦绕着陈奕迅粤语版的《浮夸》，在静默中激动的唱着，「世上還讚頌沉默嗎，不夠爆炸，怎麼有話題，讓我誇，做大娛樂家。」慢慢的，歌声消逝后，「她们」也像消散的幽魂般，流逝而去。我真的见过「她们」吗，还是我脑中的幻觉？

美好氛围，需要适度的意境渲染。品味意境，则需要清澈的心境。收到邀请柬时，其实并没注意到邀请柬上列印着今晚的「着装要求」主题。人在现场，才惊觉竟是感性抽象的两个字，「流逝」。已经习惯了简约的，无需伤神的颜色主题，或是与展出作品相关的色彩花色图案组合，更或者是以文化色彩为主轴，再加以衍生出方便融入的开幕着装要求。这一回，绝对是一次跨越。心里忍不住赞叹着。开幕晚宴现场经过精心场景策划布置，让受邀出席者仔细的去品味「流逝」的诗意。庭院中唯一的枯树，被刻意的去除了枝枝节节，留下了一树精炼的苍白。行走中的宾客，不经意的踩着地上零散的，撒了一地的素烧陶瓷瓜子，在咔嚓的碎裂声响中，感受着萧索。庭院中心的白色大理石喷泉，静静的，仿佛毫无声息的流淌着乳白色如牛奶般的液体，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你无法区分出这两种不同属性的白色物质之间的明显差异。不远处，面向着街道，一个被拆了窗框的洞口，旁边放着一个人形立牌，上面标示着：「让我们跃入虚空吧！」。一位男性现场表演者，赤裸着精壮的上身，着上红色长裙，一动也不动的坐在走廊的梯级上，凝视着前方的空椅，仿佛在等着我们的入坐。现场焕发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抽动着眉角的吸引力，间接的熏染着每一个存在於眼底跟前的人；我们正寄生在这未曾流逝的品味之境。

如何成为品味使用者，如何在这崭新的寄生形态中找到无数的连结据点呢？每一步拾级而上的趣味积累成一个无法再回归到地表界面的体验高度。怎么样恰当的词藻语意才能叙述此刻的心境呢？那一刻与星星们自由翱翔的高度，总是未曾失败的满足着我们对於品味的无限胃口；这是一个亟需扩张的，当代大航海时代。此刻，一张张年轻的，陌生新脸孔，带着一种积极探索的姿态，以及全心投入的备战神态，尝试融入这探险乐园里；或许是一种直接的，令人亢奋的时代风潮参与，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确定是在寻找着什么。往上，仿佛拾级在无止境的白色螺旋梯上，纯粹而未经修饰的脑神经反射作用，驱动着直觉。

我似乎望见了那挺直着身躯，眼神四处游走，当年年少时单薄的影子。那单执在手的的高脚酒杯，就像是一只水晶魔法棒，瞬间的相互轻碰就能化身融入这诱人的场域之中。偶而忘了紧跟上今晚的话题内容，未曾谨慎的加以兜转在外围子题上，而避不开陷入深度内容的窘境。也学不会如何像蜻蜓点水般适度而又不失效率的停留在不同的美的专属圈子当中，并取得可能停靠的品味制高点。一道无形的声音屏障渐渐的在耳边形成，由无数轻声交谈所共振出的音浪海啸已经席卷而来，每个与会者都不可避免的，被动的，处身在这无止境的晕眩当中；我需要一根香烟和一杯温喉的薄荷柠檬茶。



《四个影子》2017，朱铭美术馆版本，毛线编织